

從連類複數到真性複數

揭陽閩語複數標記「伊儂」的功能與演變

黃瑞玲 [Ruiling Huang]、盛益民 [Yimin Sheng]

陝西師範大學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復旦大學 / Fudan University

Daniel & Moravcsik (2005)認為連類複數標記與真性複數標記同形的原因在於：連類複數標記由真性複數標記發展而來。本文通過對揭陽閩語的分析，證明存在另一種方向的演變路徑：連類複數標記也可發展為真性複數標記。揭陽閩語中來源於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伊儂」（他們）的複數標記具有雙重標記身份，既可用作連類複數標記後附於指人專有名詞，也可用作真性複數標記後附於指人普通名詞。

「伊儂」由連類複數標記演變為真性複數標記的關鍵在於：「親屬類普通名詞+複數標記」結構中的親屬稱謂具有雙重屬性，使得連類複數出現了可分析為真性複數的橋樑語境，「伊儂」的真性複數標記身份由此獲得。本文對於兩類複數之間的關係以及複數標記的歷史演變問題，均具有較為重要的類型學意義。

關鍵詞：語言類型學，揭陽閩語，伊儂，連類複數標記，真性複數標記

1. 引言

語言當中的數範疇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重要範疇之一。在世界語言中，有二分式數系統（單數、複數）語言、三分式數系統（單數、雙數/少量數、複數）語言和四分式數系統（單數、雙數、三數/少量數、複數）語言（Payne 2011: 96；劉丹青編著 2008: 333）。其中，二分式最為常見，英語便是典型的單複數對立的語言。

漢語是數標記不發達的語言。Chierchia (1998a; 1998b)¹認為：1)從詞匯層面來看，量詞語言中的名詞是不可數名詞(mass noun)，內在具

1. Chierchia (1998a: 68)提出不可數名詞(mass noun)具有內在複數義的觀點，「...a mass noun is inherently plural, it comes out of the lexicon with plurality built in」。Chierchia (1998b: 347)重申了該觀點並認為這是不可數名詞無法被複數化的原因，「Consider, to

有複數義；2)複數標記與量詞系統具有語義上的制約關係，因而量詞語言中一般沒有複數標記。漢語和漢語方言作為量詞顯赫度較高的語言（劉丹青2011），其複數標記或準複數標記，或者主要用於代詞之後，一般不可用於名詞之後，如吳語的「拉、咗、裏」、粵語的「哋」等；或者用於名詞之後常常是可選的，如現代漢語的「們」只用於指人名詞之後且非強制性使用，即在許多情況中省略「們」不會影響名詞的複數語義。

以上所論複數標記一般稱作真性複數標記(additive/regular plural marker)。在很多語言中，除了存在真性複數標記之外，還存在連類複數標記(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Daniel & Moravcsik (2005)統計了237種語言的複數標記，其中有200種語言具有連類複數標記，而連類複數標記與真性複數標記同形的語言有104種之多，兩者關聯之密切可見一斑。

Daniel & Moravcsik (2005: 151)指出連類複數標記與真性複數標記同形的原因在於兩者具有演變關係：當真性複數標記附加於專名之後時，專名本身所具有的個體指特徵使得真性複數標記的蘊含內容由同質改為異質，從而使複數標記獲得連類複數的語義，真性複數標記亦由此轉變為連類複數標記。

連類複數標記可由真性複數標記演變而來，真性複數標記能否由連類複數標記演變而來？本文擬通過揭陽閩語複數標記「伊儂」來討論相關問題，以揭示與Daniel & Moravcsik (2005)的結論所不同的關於複數標記的另一種演變路徑。

揭陽位於廣東省東部，屬於閩語閩南片潮汕小片。大多數閩南方言的人稱代詞複數形式悉數使用合音式，但在揭陽方言中，第三人稱複數代詞仍使用非合音式。我們以閩南語廈門方言為例與揭陽方言進行對比，列表如下：

start, the impossibility of pluralizing mass nouns. This follows immediately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are already plural. They come out of the lexicon closed under the group forming operation 'U'. Hence pluralizing them makes no sense.」° Chierchia (1998b: 353–358)在「名詞投射參數 (Nominal Mapping Parameter)」假設中，將世界語言中的名詞用[±arg] (argument) 和[±pred] (predicate)兩項參數歸納為三種類型：NP[+arg, -pred]、NP[-arg, +pred]、NP[+arg, +pred]。漢語為NP[+arg, -pred]語言，亦即論元性名詞語言，這類語言的特徵是：i. 普遍的光桿論元(Generalized bare arguments)；ii. 所有名詞皆為不可數名詞(The extension of all nouns is mass)；iii. 無複數形式(No PL)；iv. 普遍的量詞系統(Generalized classifier system)°

表 1. 閩南方言人稱代詞合音情況對比表*

地點	第一人稱代詞			第二人稱代詞		第三人稱代詞	
	單數	複數 排除式	複數 包括式	單數	複數	單數	複數
廈門	我 [gua ⁵³]	阮 [gun ⁵³]	□ [lan ⁵³]	汝 [li ⁵³]	恁 [lin ⁵³]	伊 [i ⁵⁵]	㗎 [in ⁵⁵]
揭陽	我 [ua ⁴²]	阮 [uaŋ ⁴²]	□ [naŋ ⁴²]	汝 [lu ⁴²]	恁 [neŋ ⁴²]	伊 [i ³³]	伊儂 [i ³³ naŋ ⁵⁵⁻²²]

* 閩南語中普遍將第一人稱複數排除式寫作「阮」、第二人稱複數式寫作「恁」，第三人稱複數式大多只記其音標，無通用字形，本文寫作「㗎」。廈門方言共有7個調類，調值標注根據《廈門方言詞典》（李榮主編，周長輯編纂，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分別為：陰平(55)、陽平(35)、陰上(53)、陰去(21)、陽去(11)、陰入(11)、陽入(55)。揭陽方言共有8個調類，調值根據本文第一作者的田野調查所得，分別為：陰平(33)、陽平(55)、陰上(42)、陽上(35)、陰去(212)、陽去(22)、陰入(2)、陽入(5)；此外，揭陽方言還有複雜的連讀變調，篇幅所限，本文不擬展開介紹。

廈門方言的第三人稱複數代詞使用合音式「㗎」[in⁵⁵]，而揭陽方言則使用非合音式「伊儂」[i³³ naŋ⁵⁵⁻²²]（他們）。揭陽話的「伊儂」除了用作第三人稱複數代詞之外，還發生了語法功能和語義功能的擴展，可用於指人名詞之後充當連類複數標記與真性複數標記。本文分成五節來討論這個問題。

第一節為引言；第二節擬先厘清類型學上兩種複數的概念；第三節分析揭陽閩語連類複數標記與真性複數標記的語義功能；第四節討論指人名詞後的複數標記「儂」為複數標記「伊儂」省略式的問題；第五節對揭陽閩語中連類複數標記發展為真性複數標記的演變路徑和演變動因進行闡述；第六節總結本文的觀點。

2. 真性複數與連類複數的類型學觀照

真性複數與連類複數均為複數集合，但兩者的內部成員性質不同：前者為同質集合，不具有焦點指稱者(focal referent)；後者為異質集合，具有焦點指稱者。

2.1 真性複數

用以標記真性複數的真性複數標記是世界語言中最常見的複數標記類型，它用來標記同類事物的複數形式。例如，英語中的複數後綴-s可附加在不區分生命度等級(animacy hierarchy)的可數名詞(count noun)之後表真性複數，如「apple」（單數）與「apples」（複數）。在這種複數結構中，真性複數標記-s所標記的是同性質同類別事物的疊加，例如「apples」是「apple」的疊加，而不是「apple」與其他事物的疊加。

在很多語言中，真性複數標記可附加在任何生命度等級的名詞之上。即：在生命度等級「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指人名詞>有生名詞>無生名詞」（Croft 2003:133–134）中，真性複數標記可與處於任意等級的名詞相搭配。在漢語和漢語方言中，真性複數標記傾向於選擇高生命度的名詞。例如，現代漢語的「們」作為真性複數標記時，基本只用於指人名詞之後（如「老師們、朋友們」），用於指物名詞和生命度等級較低的名詞之後主要見於文學作品中。這與世界上大多數語言優先標記指人名詞複數形式的情況是相同的。但近年來的研究發現，漢語方言中的一些真性複數標記對名詞的生命度等級無特殊要求，如青海甘溝話的「們」有「蚊子們、桌子們、故事們」的用法（楊永龍2014），河北武邑方言的「們」有「魚們、柳樹們、碗們」的用法（張曉靜、陳澤平2015），四川成都方言的「些」有「書些、蘋果些、水些」的用法(Xiong & Huang 2019)。這些真性複數標記的功能發展，究竟是自身語法化的結果，還是語言接觸的問題，仍有待更為深入的探究。

2.2 連類複數

連類複數標記同樣廣泛分布於世界語言中，此標記主要與指人專有名詞（以下簡稱為「指人專名」）²搭配，不與普通名詞搭配

2. 本文的指人專有名詞包括姓名類專有名詞、親屬類專有名詞等。指人專名的概念詳參第3節。此外，當指人普通名詞附加語法標記後被定指為某一特定個體時，可視作指人專名。此類指人專名如與複數標記搭配，同樣可表連類複數義。如Corbett (2000: 102)所舉匈牙利語的例子：

(i)	tanító	cf.	a	tanító-ék
	teacher		DEF	teacher-ASSOC.PL
	'teacher'			'the teacher and his group'

(Corbett 2000: 102)。Moravcsik (2003: 473)認為該結構指「X及其他與X有關的人」。「X」是焦點指稱者，「其他與X有關的人」是連類成員 (associate/associates)。此外，她還根據語義屬性定義了連類複數的五個特點：

- a. 表複數義；
- b. 連類複數中的成員在空間或概念上形成一個集合體；
- c. 集合體中的成員具有不對稱性，核心成員為焦點指稱者；
- d. 焦點指稱者通常是有定的人類個體，其基本排序為：專名>有定的親屬稱謂>有定的表頭銜的名詞>其他有定的指人名詞；
- e. 從複數集合內部的相似關係來看，連類複數介於真性複數與並列結構之間。跟真性複數相比，其指稱對象是異質的，但與一些並列結構的全然異質性（如「my brother and his car」）相比，連類複數又要求一定的同質性，其連類成員必須是有定的人類個體且與焦點指稱者的身份/狀況(status)相當。此外，連類成員的一般排序為：家人>朋友>其他人。

Daniel & Moravcsik (2005: 150)在Moravcsik (2003)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指出連類複數的兩種基本語義屬性為：所包含對象的異質性及其集合性。例如日語中的「山田たち」(Yamada-tati，指「山田他們」)，其異質性在於複數的內容不是同叫「山田」的人的疊加，而是「山田與其他入」的疊加；其集合性則是指「山田與其他入」是作為一個集合體存在的。這兩種屬性在其他語言中同樣可以觀察到，例如在臺灣南島語（江豪文2019）中，泰雅語的「Hayung lhan」（Hayung他們）和布農語中的「nai Tiang」（Tiang他們）等連類複數呈現出相同的語義屬性，均具有異質性和集合性。

2.3 真性複數與連類複數的區別

根據 Moravcsik (2003: 488)的連類複數語義框架以及 Daniel & Moravcsik (2005)、Corbett (2000)等人對名詞複數義的研究，我們將兩種複數的區別列表如下：

表 2. 真性複數與連類複數之區別

	名詞指稱性		名詞類別		焦點 指稱者	同質/異質	
	有定	無定	指人名詞	非指人名詞		同質	異質
連類複數	+	-	+	(+)*	+	-	+
真性複數	+	+	+	+	-	+	-

* Daniel & Moravcsik (2005: 150) 提 到：「In almost all cases, the focal referent and the associated referents belong to the same cognitive category, which is mostly the class of humans or, much more rarely, nonhuman animates (e.g. Tatar (Turkic; Russia) *jeldezler* ‘Star (a cow’s name) and (my) other cow’ (Michael Daniel, field data)). There is only sporadic evidence for inanimate heterogeneous plurals designating sets of objects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his pattern is never productive.」

連類複數中的名詞必須是有定名詞，真性複數無此限制；連類複數中的名詞通常為指人名詞，出現非指人名詞的情況罕見（表格中以「(+)」表罕見），真性複數無此限制；由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構成的結構均為複數結構，連類複數凸顯結構中的焦點指稱者並形成異質集合體，真性複數不凸顯結構中的任何成員，成員間具有同質關係。例如匈牙利語的專名János加上不同的複數標記，可以表達不同的複數語義(Corbett 2000: 102)：

- (1) a. János-ok (約翰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叫約翰的人])
約翰-真性複數標記
- b. János-ék (約翰和他的家人/朋友/其他人)
約翰-連類複數標記

帶有真性複數標記「-ok」的真性複數「János-ok」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叫約翰的人」，在這種結構中不存在焦點指稱者，因而不會凸顯其中任何一個「約翰」³；帶有連類複數標記「-ék」的連類複數「János-ék」是以「約翰」為首的一個集合體，凸顯了其中的焦點指稱者「約翰」。

3. 在揭陽閩語中，不存在「專名+真性複數標記」的結構，本文不予討論。在真實語境中，指稱「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相同姓名的人」時通常採用「數量短語+專名」結構，如「兩個曉麗」、「三個曉東」等。

揭陽方言的複數標記「伊儂」，既有真性複數標記的功能，也有連類複數標記的功能，之後幾節具體討論。

3. 複數標記「伊儂」的搭配情況與語義解讀

在展開討論之前，有必要先區分指人專名與指人普通名詞（以下簡稱為「指人普名」）。根據Reina（2020）等所建立的專名類型學分類框架，指人專名分兩類：a. 親屬類（指向唯一個體的各類親屬稱謂，如「二舅」）；姓名類（指向唯一個體的全名、單姓、單名、綽號等）。指人普名包括職業身份、社會稱謂和本身不指向唯一個體的親屬稱謂（如「舅舅」）等。

揭陽閩語中的複數標記「伊儂」的搭配限制為：僅與指人名詞（指人專名和指人普名）搭配，不與非指人名詞和代詞搭配。例如：

- (2) a. $dzi^{35-21}ku^{35}i^{33}naŋ^{55-22}$
二舅伊儂（二舅他們）
- b. $a^{33}ku^{35}i^{33}naŋ^{55-22}$
阿舅伊儂（舅舅他們/舅舅們）
- c. $tua^{22-21}tshō^{35}i^{33}naŋ^{55-22}$
*大象伊儂（*大象他們）
- d. $i^{42-35}kīā^{42-0}i^{33}naŋ^{55-055-22}$
*椅罔伊儂（*椅子他們）
- e. $ua^{42}i^{33}naŋ^{55-22}$
*我伊儂（*我他們）

(2a-b)中的「二舅」和「阿舅」是指人名詞[+human；-pronoun]，(2c)的「大象」是高生命度的非指人名詞[+animate；-human]，(2d)是無生命度的指物名詞[-animate]，(2e)是人稱代詞[+human；+pronoun]。

「伊儂」僅可搭配指人名詞[+human；-pronoun]，即只可搭配(2a-b)類名詞，無法與(2c-e)類名詞搭配。

以下將指人名詞分為姓名類專名、親屬稱謂、職業名詞/社會稱謂三種類別，分別討論由這三類指人名詞與複數標記構成的複數結構的性質和語義。

3.1 「姓名類專名+伊儂」

3.1.1 「姓名類專名+伊儂」表連類複數

專名的基礎指稱為個體指，其指稱對象為有定、實指的個體。「姓名類專名+伊儂」結構可細分為兩小類。第一類是姓名與一般綽號（暱稱、由性格/外貌特徵或出身構成的綽號）等專名加上「伊儂」的結構，第二類是與職業有關的綽號加上「伊儂」的結構。這兩者的指稱對象存在不同的優先度序列，前者為「X與X的家人/朋友/其他人」，後者為「X與X的同事/家人/朋友/其他人」。

第一類專名如「張欣」、「曉珊」、「雅妹」（漂亮女孩）、「香港舅」（香港的舅舅）、「大頭叔」（頭很大的叔叔）、「卵囡」（小雞蛋）、「肥弟」、「草猴」（很瘦的人）等等。與複數標記「伊儂」構成表達連類複數語義的結構，如：

張欣伊儂	香港舅伊儂
曉珊伊儂	大頭叔伊儂
雅妹伊儂	肥弟伊儂
卵囡伊儂	草猴伊儂

第二類專名由職業內容加社會稱謂或姓氏加職業身份構成，如「粿條姐」（賣粿條的某女性）、「打鐵叔」（打鐵為生的某男性）、「劉師父」（姓劉的匠人）、「張老師」（姓張的老師）等。附加複數標記「伊儂」，同樣是表達連類複數語義的結構，如：

粿條姐伊儂	劉師父伊儂
打鐵叔伊儂	張老師伊儂

「姓名類專名+伊儂」結構的相關例句如：

- (3) t̃ɔ̃³³heŋ³³ i³³ naŋ⁵⁵⁻²² tsau³³ dʒek⁵ u³⁵⁻²¹ thōi⁴²⁻²⁴ tiaŋ³⁵⁻²¹ iã⁴² bo⁵⁵⁻²²
張欣伊儂昨日有看電影無？（張欣他們昨天看電影了嗎？）
- (4) a³³ hiaŋ³³ kang⁴²⁻²⁴ ku³⁵ i³³ naŋ⁵⁵⁻²² to³⁵⁻²¹ ti²²⁻²¹ ko²¹²
阿香港舅伊儂在底塊（香港舅他們在哪裏）
- (5) o³³ nuŋ³⁵⁻²¹ k̃iã⁴² i³³ naŋ⁵⁵⁻²² khu²¹²⁻⁴² dʒek⁵⁻² puŋ⁴² li⁴²⁻³⁵ iu⁵⁵ au²¹²
阿卵囡伊儂去日本旅遊了（卵囡他們去日本旅遊了）
- (6) hu⁴²⁻²⁴ tʂhoŋ²⁻³ mueŋ²⁵⁻² k̃iã³⁵ khioŋ²⁵⁻² kheŋ²⁻³ a³³ phaŋ²⁻³ thiŋ²⁻³ tsek² i³³ naŋ⁵⁵⁻²²
許撮物件挈乞阿打鐵叔伊儂（那些東西拿給打鐵叔他們）

3.1.2 「姓名類專名+伊儂」的所指對象

由姓名類專名與「伊儂」構成的複數結構，其指稱對象具有異質性，這種異質性主要體現為焦點指稱者與其他成員之間的不對等的關係。例(3)的「張欣伊儂」中的焦點指稱者是「張欣」，其他成員隱含在結構中。隱含內容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其他成員可能是一個人，也可能多於一個人；第二，其他成員可能是「張欣」的家人、朋友或其他有關係的人。根據Moravcsik (2003)，連類複數中其他成員的選擇按照焦點指稱者與其他成員之間的親密度排列為：家人>朋友>其他人。

「張欣伊儂」可解讀為：

- A. 張欣和他的家人
- B. 張欣和他的朋友
- C. 張欣和其他人

從例(3)的句意來看，此排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當語境中的指稱對象不明確時，我們可能會將「張欣伊儂」中優先解讀為語義A，其次才是語義B或語義C。與普通的名詞並列式（如「張欣和他的貓」）相比，連類複數中的全部成員要求具有相似的身份或狀況(status)，此處的「張欣伊儂」不可能是「張欣和他的敵人」或「張欣和他的貓/車/房子」，因而只能選擇與「張欣」關係密切的家人、朋友或其他在語境中有關聯的人。

由暱稱或由性格/外貌特徵構成的專名加複數標記所構成的連類複數（如「卵囡伊儂」、「草猴伊儂」）的語義解讀方式跟「張欣伊儂」一致，甚至可以說，由於這類專名的親暱性質，其連類複數比由姓名構成的連類複數更容易按照「家人>朋友>其他人」的序列選擇連類成員。

與職業內容或職業身份有關的專名，即「職業內容+性別稱謂」（如「粿條姐」、「打鐵叔」）和「姓氏+職業身份」（如「劉師父」、「張老師」）等專名，其連類成員的優先度序列有所不同。由於受到職業內容或職業身份等因素的影響，這類結構中首選的隱含式連類成員為同事。例句如：

- (7) o³³ kue⁴²⁻³⁵ tiau⁵⁵⁻²² tse⁴² i³³ naŋ⁵⁵⁻²² tso²¹²⁻⁵³ tek⁵ bue²²⁻²¹
 阿粿條姐伊儂做直未？（粿條姐他們做完了嗎）？

- (8) o³³ kue⁴²⁻³⁵ tiau⁵⁵⁻²² tse⁴² i³³ naŋ⁵⁵⁻²² tse⁴² kai³³ to³⁵⁻²¹ ti²²⁻²¹ kai⁵⁵⁻²²
tshi³⁵⁻²¹ tĩō⁵⁵ ko²¹²⁻²¹
阿粿條姐伊儂□[tse⁴²]現在個在底個市場塊？（粿條姐他們現在哪個市場？）
- (9) tĩō³³ lau⁴²⁻²⁴ suw³³ i³³ naŋ⁵⁵⁻²² tsau³³ dzek⁵ u³⁵⁻²¹ khw²¹²⁻⁴² ka²¹²⁻⁵³ ui⁴²⁻²¹
bo⁵⁵⁻²²
張老師伊儂昨日有去教委無？（張老師他們昨天去教委了嗎？）
- (10) tĩō³³ lau⁴²⁻²⁴ suw³³ i³³ naŋ⁵⁵⁻²² hā³³ to³⁵⁻²¹ tsĩō³⁵⁻²¹ khue²¹² si³⁵ me⁰
張老師伊儂還在上課是乜？（張老師他們還在上課嗎？）

在例(7-8)中，我們傾向於將「粿條姐伊儂」的語義解讀為「粿條姐和跟粿條姐一起工作的人」，其中的「跟粿條姐一起工作的人」有可能是「粿條姐」的家人，也有可能是「粿條姐」的雇員，但其主要特點都是跟「粿條姐」一起工作，因而理解為「同事」更為妥切。在例(9-10)中，連類複數結構為「張老師伊儂」，語義上最有可能解讀為「張老師和他的同事」。只有在更為明確的語境中，才能優先將「粿條姐伊儂」和「張老師伊儂」理解為焦點指稱者及其家人。例如：

- (11) ua⁴² ka²⁻³ o³³ kue⁴²⁻³⁵ tiau⁵⁵⁻²² tse⁴² i³³ naŋ⁵⁵⁻²² tso²¹²⁻⁴² tshu²¹²⁻⁴² pi³³
我佢阿粿條姐伊儂做厝邊（我跟粿條姐他們是鄰居）
- (12) tĩō³³ lau⁴²⁻²⁴ suw³³ i³³ naŋ⁵⁵⁻²² khia³⁵⁻²¹ to³⁵⁻²¹ ion⁵⁵⁻²² siā⁵⁵
張老師伊儂倚在榕城（張老師他們住在榕城）

兩種「姓名類專名+伊儂」的結構的主要區別在於所指對象的優先度略有區別，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區別。值得注意的是，連類複數中的優先度序列是一種相對排序，其成員選擇經常根據語境義的變化而變化，後文不再對「姓名類專名+伊儂」進行區分，我們將之視作相同類型的結構。

3.2 「親屬稱謂+伊儂」

3.2.1 親屬稱謂的分類

漢語中的親屬稱謂具有雙重性質，一部分親屬稱謂可指向唯一的個體（如「二舅」），這部分親屬稱謂應看作指人專名。另一部分親屬稱謂（如「舅舅」）的性質與指人普名相近，應看作指人普名。親屬類指人專名僅有個體義。在揭陽閩語中，親屬類指人普名在不同的語法環境中具有不同的語義，當其單用時可表個體；當其前附複數量詞組

成「複數量詞+親屬類普名」結構時表複數義，如「塊阿舅」（這些/那些舅舅）、「撮阿伯」（這些/那些伯伯）中的「阿舅」、「阿伯」表示同樣具有「舅舅」身份屬性的一個集合體或同樣具有「伯伯」身份屬性的一個集合體，不指向某一個「舅舅」或某一個「伯伯」；當其前附類指標記組成「類指標記+親屬類普名」時表類指義，如「者阿舅」指具有「阿舅」身份屬性的一類人。本文只涉及個體義和複數義，後文不再贅述類指義相關用法。

帶有親屬稱謂的領屬結構中的語義解讀較為複雜，下面專門討論。

由人稱代詞和親屬稱謂構成的領屬結構有三種：

- i. 「領有者+領屬標記+(阿)+親屬稱謂」，如「我個(阿)二舅」（我的二舅）。
- ii. 「領有者+阿+親屬稱謂」，如「伊阿二舅」（他二舅）、「阮阿二舅」（我們的二舅）。
- iii. 「複數領有者與『阿』的合音式+親屬稱謂」，如「□[ũã¹]二舅」（我們的二舅）。

第一種結構可記作PmN，第三種結構實際上包蘊於第二種結構中，可統一記作PaN。PmN與PaN的主要區別為：PmN中有領屬標記「個」，為組合式結構；PaN中無領屬標記（「阿」為構詞前綴或指人專名標記），⁴本質上是黏合式結構。

PmN中的領有者(P)是三身代詞的單數或複數形式，PaN中的領有者(P)如為單數，只能是第三人稱代詞單數式，如為複數，只能是第一或第二人稱代詞的複數式。PaN中的「複數領有者與『阿』的合音式」也僅見於第一和第二人稱代詞，分別為「□[ũã³³]」（「阮[uan]⁴²」+

4. 本文中的「阿」如用於單音節親屬稱謂前，為構詞前綴（如「阿舅」中的「阿」）；「阿」如用於雙音節以上的指人名詞之前（如「阿二舅」中的「阿」），為指人專名標記（詳參Huang & Sheng 2022）。親屬稱謂結構中的「阿」有幾個特點：第一，「阿」可與領屬標記「個」共現，如PmN結構「我個二舅」可插入「阿」構成「我個阿二舅」結構，語義不變；第二，當結構中的領屬標記「個」不出現時，「阿」傾向於與第一、第二人稱代詞合音式共現，由於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沒有合音式，「阿」只能與第三人稱代詞單數形式共現，如：「阮阿二舅」、「伊阿二舅」；第三，「阿」與領有者共現時，有強烈的合音傾向。如「阮+阿」合音為「□[ũã³³]」，「恁+阿」合音為「□[nia³³]」，「伊+阿」在語流中也有進一步合音為「□[ia³³]」的傾向。

阿[a³³]」，指「我們的」)和「□[nia³³]」（「恁[neŋ⁴²]+阿[a³³]」，指「你們的」)。

PaN中不出現第一、第二人稱代詞單數形式和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與揭陽方言人稱代詞系統中合音式的不平衡發展有關：第一、第二人稱代詞複數形式為合音式而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為非合音式。當PmN、PaN結構中的N為「親屬類專名」時，我們將之記作PmN₁、PaN₁。此類領屬式表個體義，如「我個二舅」、「阮阿二舅」/「□[ũã³³]二舅」指稱的都是具體的對象「我/我們的二舅」；當N為親屬類普名時，我們將之記作PmN₂、PaN₂。其中，PmN₂（如「我個阿舅」）表現出個體義和複數義兩可的語義，而PaN₂（如「阮阿舅」和「□[ũã¹]舅」）主要表個體義，其次才是複數義。幾類結構及其例子列表如下。

表 3. 單複數親屬稱謂的結構分類表

		PmN ₁	PaN ₁	PmN ₂	PaN ₂
人 稱 代 詞	單 數	我/汝/伊個 (阿) 二舅	伊阿二舅	我/汝/ 伊個阿 舅	伊阿舅
	複 數	阮/恁/伊儂 個(阿) 二 舅	阮阿 (=□[ũã ³³]) / 恁阿 (=□[nia ³³]) 二舅	阮/恁/ 伊儂個 阿舅	阮阿 (=□[ũã ³³]) / 恁阿 (=□[nia ³³]) 舅

在不添加複數標記的情況下，以上四種結構表個體義或複數義可通過能否與表單數的限定性指示詞「只個」（這個）或總括副詞「攞」（都）的共現來測試：

(13) PmN₁/ PaN₁

- a. tsi⁵³kai⁵⁵⁻²² kai⁵⁵ ua⁴²⁻³⁵ kai⁵⁵⁻²² dzi³⁵⁻²¹ ku³⁵/i³³ a³³ dzi³⁵⁻²¹ ku³⁵
只個個_是我個二舅/伊阿二舅（這個是我的/他的二舅）（個體義）
- b. ua⁴² kai⁵⁵⁻²² dzi³⁵⁻²¹ ku³⁵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ŋ³³ kaŋ⁴² au²¹²
*我個二舅攞去香港了（*我的二舅都去香港了）（複數義）
- c. tsi⁵³kai⁵⁵⁻²² kai⁵⁵ uaŋ⁴²⁻³⁵ kai⁵⁵⁻²² /ũã³³ dzi³⁵⁻²¹ ku³⁵
只個個阮個/□[ũã³³]二舅（這個是我們的二舅）（個體義）

- d. uaŋ⁴² kai⁵⁵⁻²² dzi³⁵⁻²¹ ku³⁵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ŋ³³ kaŋ⁴² au²¹²
 *阮個二舅攏去香港了 (*我們的二舅都去香港了) (複數義)

(14) PmN₂

- a. tsi⁵³ kai⁵⁵⁻²² kai⁵⁵ ua⁴²⁻³⁵ kai⁵⁵⁻²² a³³ ku³⁵
 只個個我個阿舅 (這個是我的舅舅) (個體義)
 b. ua⁴² kai⁵⁵⁻²² a³³ ku³⁵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ŋ³³ kaŋ⁴² au²¹²
 我個阿舅攏去香港了 (我的舅舅都去香港了) (複數義)
 c. tsi⁵³ kai⁵⁵⁻²² kai⁵⁵ uaŋ⁴²⁻³⁵ a³³ / ũā³³ ku³⁵
 只個個阮阿/口[ũā³³]舅 (這個是我們的舅舅) (個體義)
 d. uaŋ⁴²⁻³⁵ a³³ / ũā³³ ku³⁵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ŋ³³ kaŋ⁴² au²¹²
 阮阿/口[ũā³³]舅攏去香港了 (我們的舅舅都去香港了) (複數義)

(15) PaN₂

- a. tsi⁵³ kai⁵⁵⁻²² kai⁵⁵ i³³ a³³ ku³⁵
 只個個伊阿舅 (這個是他舅舅) (個體義)
 b. i³³ a³³ ku³⁵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ŋ³³ kaŋ⁴² au²¹²
 ?伊阿舅攏去香港了 (他的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複數義)
 c. tsi⁵³ kai⁵⁵⁻²² kai⁵⁵ uaŋ⁴²⁻³⁵ a³³ / ũā¹ ku³⁵
 只個個阮阿/口[ũā³³]舅 (這個是我們的舅舅) (個體義)
 d. uaŋ⁴²⁻³⁵ a³³ / ũā³³ ku³⁵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ŋ³³ kaŋ⁴² au²¹²
 ?阮阿/口[ũā³³]舅攏去香港了 (我們的舅舅都去香港了) (複數義)

親屬稱謂如有具體的指稱對象，如「二舅」、「大嫂」等，其非領屬式和領屬式都只能用於個體義，不能表示複數義。親屬稱謂如「阿舅」、「阿嫂」等，在不出現複數標記的情況下，其非領屬式和組合式領屬結構可用於複數義或個體義，其黏合式領屬結構優先選擇表個體義。⁵

5. 領屬式的PmN₂的基礎語義有個體義和複數義兩種，PaN₂優先選擇表個體義，在表複數義時不太順暢，這跟PaN₂與PmN₂的領屬構造不同有關。張敏(1998)認為，「我妹妹」(PN)不是「我的妹妹」(PdN)的省略。「我的妹妹」可以指向唯一的「妹妹」也可以指向多個「妹妹」，而「我妹妹」只能指向唯一個體。「以組合形式構造起來的PdN結構的限定語雖可縮小中心語的指稱範圍，卻不能改變其指稱能力；而在以黏合形式構造起來的PN結構中，黏合的P作為直示的確認指標，可以將整個結構的所指絕對地限定為某個單個實體」(張敏1998：345)。揭陽閩語中的「阮阿舅/口[ũā³³]舅」(PaN₂)為黏合式領屬結構，而「阮個阿舅」(PmN₂)為組合式領屬結構。由於PaN₂中領有者與其所領屬的成員之間的緊密關係，PaN₂的基礎指稱功能與專名和「排行+親

3.2.2 「親屬稱謂+伊儂」的語義及其所指對象

親屬類指人專名搭配「伊儂」構成連類複數，親屬類指人普名搭配「伊儂」構成真性複數。

與複數標記結合後，僅表連類複數的親屬稱謂為親屬類的指人專名、PmN₁（如「我個二舅」）和PaN₁（如「□[ũã¹]二舅」），與之搭配的複數標記「伊儂」為連類複數標記。這類結構中的指稱對象符合Moravcsik (2003)的連類成員排序標準，例如「二舅伊儂」有以下三種語義上的解讀：A. 二舅和他的家人；B. 二舅和他的朋友；C. 二舅和其他人。相關例句如下所示：

- (16) dzi³⁵⁻²¹ ku³⁵ i³³ naŋ⁵⁵⁻²² ai²¹²⁻⁴² khu²¹²⁻⁴² ti²²⁻²¹ ko²¹²
二舅伊儂愛去底塊？（二舅他們要去哪裡？）
- (17) uaŋ⁴²⁻³⁵ a³³ dzi³⁵⁻²¹ tsek² i³³ naŋ⁵⁵⁻²² kai⁵⁵ to³⁵⁻²⁴ tso²¹²⁻⁴² seŋ³³ li⁴² kai⁵⁵⁻²²
阮阿二叔伊儂個在做生理個（我二叔他們是做生意的）
- (18) ũã³³ kim³⁵ i³³ naŋ⁵⁵⁻²² khioŋ⁵⁻² buē⁵⁵⁻²² hu⁵⁵ lai⁵⁵⁻²² kheŋ² ua⁴²⁻²¹²
□[ũã³³]姪伊儂挈尾魚來乞我（我舅媽他們拿了一條魚來給我）

親屬類指人普名在與複數標記「伊儂」搭配時，呈現出歧異屬性，其中的「伊儂」可具有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兩種身份。例如：

- (19) a³³ tĩō³⁵ i³³ naŋ⁵⁵⁻²² loŋ⁴²⁻²⁴ to³⁵⁻²¹ ti²²⁻²¹ ko²¹² a³³
阿丈伊儂攏在底塊啊？（姑丈他們都在哪裡啊？）

其中的「阿丈伊儂」可指：A. 姑丈和他的家人；B. 姑丈和他的朋友；C. 姑丈和其他人；D. 姑丈們

領屬式的PmN₂、PaN₂與「伊儂」搭配時同樣可以是連類複數或真性複數，但此類結構對連類成員的選擇有一定的限制。例句如：

- (20) tsio⁴²⁻³⁵ mueŋ⁵⁻² kiã³⁵ kai⁵⁵ uaŋ⁴²⁻³⁵ kai⁵⁵⁻²² a³³ ku³⁵ i³³ naŋ⁵⁵⁻²² khioŋ⁵ lai⁵⁵⁻²²
kai⁵⁵⁻²²
照物件個阮個阿舅伊儂挈來個（這些東西是我舅舅他們拿來的）
- (21) ũã³³ tsek² i³³ naŋ⁵⁵⁻²² loŋ⁴²⁻³⁵ kai⁵⁵ to³⁵⁻²⁴ tso²¹²⁻⁴² seŋ³³ li⁴² kai⁵⁵⁻²²
□[ũã³³]叔伊儂攏個在做生理個（我叔叔家/我的叔叔們是做生意的）

屬稱謂」相同，表個體義。在受到「阿舅伊儂」這類複數結構的影響後，「PaN₂+複數標記」的指稱對象由特定個體重新分析為非特定個體，從而出現了歧義。

其中的「阮個阿舅伊儂」指：A. 我們的舅舅和他的家人；B. 我們的舅舅們；C.？我們的舅舅和他的朋友；D.？我們的舅舅和其他人。而「□[ũã³³]叔伊儂」指：A. 我們的叔叔和他的家人；B. 我們的叔叔們；C.？我們的叔叔和他的朋友；D.？我們的叔叔和其他人。

「阿丈伊儂」的四種語義中，A、B、C為連類複數語義，D為真性複數語義。「阮個阿舅伊儂」和「□[ũã³³]叔伊儂」的語義中，A為連類複數的語義，B為真性複數的語義，而C、D兩種連類複數的內在語義較難被解讀出來，這種限制性與領有者和被領有者之間的親密度較高有關。

當可解讀為個體義和複數義兩種語義的親屬稱謂（領屬式和非領屬式）與複數量詞「塊」（這些/那些）、「撮」（這些/那些）共現時，歧異消除，該結構只能解讀為真性複數，例如：

- (22) tsho²⁻³ a³³ku³⁵ i³³naŋ⁵⁵⁻²²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n³³kaŋ⁴² au²¹²
撮阿舅伊儂攞去香港了（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 (23) ua⁴² ko²¹²⁻⁴² a³³ku³⁵ i³³naŋ⁵⁵⁻²²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n³³kaŋ⁴² au²¹²
我塊阿舅伊儂攞去香港了（我的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 (24) uan⁴²⁻³⁵ ko²¹²⁻⁴² a³³ku³⁵ i³³naŋ⁵⁵⁻²²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n³³kaŋ⁴² au²¹²
阮塊阿舅伊儂攞去香港了（我們的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塊阿舅伊儂」、「我塊阿舅伊儂」和「阮塊阿舅伊儂」中的「阿舅伊儂」指的都是同樣具有「舅舅」身份的「舅舅們」，與「舅舅」的家人、朋友或其他人無關。

3.3 「其他指人普名+伊儂」

職業名詞（如「工人」、「醫生」等）和社會稱謂（如「學生」、「阿姨」等）在與複數標記「伊儂」搭配時，表現出相同的複數義特徵，我們將之歸為一類。常用的職業名詞和社會稱謂基本上均可搭配複數標記。這兩種指人名詞與複數標記搭配時解讀為真性複數，此類真性複數常與複數量詞「塊」（這些/那些）或「撮」（這些/那些）共現。例句如：

- (25) uan⁴² tsho²⁻³ kaŋ³³dzeŋ³³ i³³naŋ⁵⁵⁻²² sian³⁵⁻²¹ hāu²¹²⁻⁵³ tsiaŋ⁵⁻² laŋ⁵⁻² nek⁵
阮撮工人伊儂上好食臘肉（我們的工人最喜歡吃臘肉）

- (26) lu⁴² khu²¹²⁻⁵³ lau⁵⁵⁻²² ko²¹²⁻⁴² sai³³ pe³⁵ i³³ nan⁵⁵⁻²² lai⁵⁵⁻²² tsio⁴²⁻²⁴ lai³⁵
tsia²⁵⁻² pu²²
汝去留塊師父伊儂來照內食飯（你去留師傅們在家裏吃飯）
- (27) ts^ho²⁻³ me⁵⁵⁻²² kan³³ i³³ nan⁵⁵⁻²² sian³⁵⁻²¹ hāu²¹²⁻⁵³ tsia²⁵⁻²
tsu³⁵⁻²¹ tso³⁵⁻²¹ tshan³³
？（撮）民工伊儂上好食自助餐（民工最喜歡吃自助餐）
- (28) ts^ho²⁻³ me⁵⁵⁻²² tshē³³ i³³ nan⁵⁵⁻²² sē³³ lai⁵⁵ lo⁴²⁻³⁵ ŋia⁴²⁻³⁵ si⁴²⁻⁰
？（撮）明星伊儂生來攏雅死（明星都長得很好看）
- (29) sian³⁵⁻²¹ se³³ khou⁴² tsu³⁵⁻²¹ si³⁵⁻²¹ ts^ho²⁻³ ui³³ bu³⁵⁻²¹ nan⁵⁵⁻²² uan⁵⁵
i³³ nan⁵⁵⁻²²
上辛苦就是？（撮）醫務儂員伊儂（最辛苦的就是醫務人員）

大多數發音人認為例(27-29)完全合法，個別發音人認為如加上複數量詞「塊/撮」更為合法，不加複數量詞時表達不夠順暢。「職業名詞/社會稱謂+複數標記」結構的指稱對象明確，即只用於指示具有相同身份特徵的人的複數義。如「工人伊儂」指「工人+工人+……」，「明星伊儂」指「明星+明星+……」。在真性複數中，不存在焦點指稱者，其指稱對象均是同質的。

3.4 小結

PmN₁、PaN₁、PmN₂、PaN₂的細微區別在於表達連類複數語義時對連類成員的選擇有無限制。在基礎指稱方面，PmN₁、PN₁與親屬類指人專名相同，PmN₂、PN₂與親屬類指人普名相同，後文不再贅述。本節的討論可歸納為如下表格：

表 4. 指人名詞複數結構語義類別表

指人名詞		指稱	複數結構舉例	複數語義		類別
				連類	真性	
姓名類專名		個體義	張欣伊儂	+	-	A
親屬稱謂	親屬類專名	個體義	二舅伊儂	+	-	
	親屬類普名	個體義/ 複數義	阿舅伊儂	+	+	B

表 4. (續上表)

指人名詞	指稱	複數結構舉例	複數語義		類別
			連類	真性	
其他普名 (職業名詞/社會稱謂)	複數義	工人伊儂	-	+	C

在揭陽閩語中，由指人名詞和複數標記「伊儂」構成的複數結構有三種類別，A類為連類複數，B類為連類、真性兩可的複數，C類為真性複數。複數語義與指人名詞的基礎指稱義關係緊密，當指人名詞為僅表個體義的姓名類專名和親屬類專名時，加上複數標記表連類複數；當指人名詞為可表個體義和複數義的親屬類普名時，加上複數標記可表連類複數或真性複數；當指人名詞為其他指人普名（職業名詞/社會稱謂）時，加上複數標記表真性複數。指人名詞中的個體義、複數義與複數標記的語義具有一一匹配的關係，即：

- 個體義——連類複數
- 複數義——真性複數

4. 複數標記「儂」的來源

揭陽閩語的複數標記「伊儂」還可以刪略為「儂₂」，其與人稱代詞複數後綴「儂₁」並不相同。本節將從三個方面來論證「儂₂」為「伊儂」之省略。⁶

4.1 複數標記「伊儂」與「儂」之比較

在連類複數中，複數標記可用「伊儂」也可用「儂₂」，使用不同複數標記的複數結構在語義上沒有任何區別。例如：

- (30) kue⁴²⁻³⁵tiau⁵⁵⁻²²tse⁴²(i³³)naŋ⁵⁵⁻²²tso²¹²⁻⁵³tek⁵bue²²⁻²¹
 粿條姐（伊）儂做直未？（粿條姐他們做完了嗎？）
- (31) tĩo³³heŋ³³(i³³)naŋ⁵⁵⁻²²tsau³³dzek⁵u³⁵⁻²¹thōi⁴²⁻²⁴tiaŋ³⁵⁻²¹iã⁴²bo⁵⁵⁻²²
 張欣（伊）儂昨日有看電影無？（張欣他們昨天看電影了嗎？）

6.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示筆者對此問題進行詳細論證。

若表真性複數，複數標記口語中更常使用「儂₂」，而較少使用「伊儂」。在以下例句中，一小部分發音人認為a類例句比b類例句更為合法，⁷但兩類例句沒有任何語義上的區別。

- (32) a. ua⁴² kai⁵⁵⁻²² a³³ ku³⁵ naŋ⁵⁵⁻²²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ŋ³³ kaŋ⁴² au²¹²
我個阿舅儂攞去香港了（我的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b. ua⁴² kai⁵⁵⁻²² a³³ ku³⁵ i³³ naŋ⁵⁵⁻²²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ŋ³³ kaŋ⁴² au²¹²
我個阿舅伊儂攞去香港了（我的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 (33) a. ko²¹²⁻⁴² a³³ ku³⁵ naŋ⁵⁵⁻²²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ŋ³³ kaŋ⁴² au²¹²
塊阿舅儂攞去香港了（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b. ko²¹²⁻⁴² a³³ ku³⁵ i³³ naŋ⁵⁵⁻²² loŋ⁴²⁻³⁵ khu²¹²⁻⁴² hiaŋ³³ kaŋ⁴² au²¹²
塊阿舅伊儂攞去香港了（舅舅們都去香港了）
- (34) a. uaŋ⁴² tsho²⁻³ kaŋ³³ dzeŋ³³ naŋ⁵⁵⁻²² siaŋ³⁵⁻²¹ hãu²¹²⁻⁵³ tsia²⁵⁻² la²⁵⁻² nek⁵
阮撮工人儂上好食臘肉（我們的工人最喜歡吃臘肉）
b. uaŋ⁴² tsho²⁻³ kaŋ³³ dzeŋ³³ i³³ naŋ⁵⁵⁻²² siaŋ³⁵⁻²¹ hãu²¹²⁻⁵³ tsia²⁵⁻² la²⁵⁻² nek⁵
阮撮工人伊儂上好食臘肉（我們的工人最喜歡吃臘肉）
- (35) a. lu⁴² khu²¹²⁻⁵³ lau⁵⁵⁻²² ko²¹²⁻⁴² sai³³ pe³⁵ naŋ⁵⁵⁻²² lai⁵⁵⁻²² tsio⁴²⁻²⁴ lai³⁵
tsia²⁵⁻² puŋ²
汝去留塊師父儂來照內食飯（你去留師傅們在家裏吃飯）
b. lu⁴² khu²¹²⁻⁵³ lau⁵⁵⁻²² ko²¹²⁻⁴² sai³³ pe³⁵ i³³ naŋ⁵⁵⁻²² lai⁵⁵⁻²² tsio⁴²⁻²⁴ lai³⁵
tsia²⁵⁻² puŋ²²
汝去留塊師父伊儂來照內食飯（你去留師傅們在家裏吃飯）
- (36) a. siaŋ³⁵⁻²¹ seŋ³³ khou⁴² tsu³⁵⁻²¹ si³⁵⁻²¹ ko²¹²⁻⁴² ui³³ bu³⁵⁻²¹ naŋ⁵⁵⁻²² uaŋ⁵⁵
naŋ⁵⁵⁻²²
上辛苦就是塊醫務人員儂（最辛苦的就是醫務人員）
b. siaŋ³⁵⁻²¹ seŋ³³ khou⁴² tsu³⁵⁻²¹ si³⁵⁻²¹ ko²¹²⁻⁴² ui³³ bu³⁵⁻²¹ naŋ⁵⁵⁻²² uaŋ⁵⁵
i³³ naŋ⁵⁵⁻²²
上辛苦就是塊醫務人員伊儂（最辛苦的就是醫務人員）

7. 本文語料均由筆者調查所得。在13位發音人中，50歲以上的發音人有5位，50歲以下的發音人8位。其中有3位50歲以下的發音人認為真性複數用「伊儂」不夠合法，約佔發音人總數的23%。本文主要發音人為：魏妙容，女，1964年出生於揭陽市榕城區漁湖鎮；黃玉燕，女，1964年出生於揭陽市榕城區仙橋鎮；吳佳，女，1968年出生於揭陽市榕城區市區。

總的來看，真性複數比連類複數更傾向於使用複數標記「儂₂」而非「伊儂」，但無論在真性複數還是連類複數中，使用複數標記「儂₂」或「伊儂」都不會對複數結構的語義性質產生影響。複數標記「儂₂」的功能等同於複數標記「伊儂」。

4.2 複數標記「儂」與其他功能的「儂」之關係

吳閩同源的「儂」，作為實義名詞表示「人」，本字為「農」（黃典誠1980），或認為源於古百越語（潘悟雲、陳忠敏1995）。起初附加在人稱代詞之後仍有很強的實義性，「有點類似古漢語的『我輩、汝輩』」（邵慧君2004：47），後語法化為人稱代詞複數後綴。福建龍巖、廣東雷州、海南各地均有以「我儂、汝儂、伊儂」表示「我們、你們、他們」的情況（李如龍1999：265）。人稱代詞複數後綴「儂₁」除了活躍於閩方言區和部分吳方言區之外，在徽、贛、湘等方言區中也有所體現，只是在語音形式上存在差異。盛益民(2019)從比較方言學的角度對「儂」進行了考察，文章認為其係吳語、閩語、北部贛語、湘語區域（乃古江東方言之後裔）早期的複數標記，之後在吳語至北部贛語這個區域發生了複數單數化的創新演變，使得「儂」發展成了複合單數式中的後綴，而在閩語等地仍然保留了複數標記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目前所見材料來看，閩語大部分方言區和其他方言區中的「儂」只有實義名詞功能和人稱代詞複數後綴功能，並無附加在指人名詞後的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功能，這也代表了早期揭陽方言的狀態。

如引言所述，大部分閩南分支方言的人稱代詞複數形式都採用合音形式，合音式是在非合音式「我儂、汝儂、伊儂」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施其生(1999:302)、梅祖麟(2000)指出，閩南語人稱代詞複數形式普遍是由「儂₁」（施文寫作「農」）脫落韻母後與其前字（單數人稱代詞）合音而成的。揭陽方言中的第一、第二人稱代詞複數形式「阮」[uan⁴²]、「恁」[nen⁴²]便是「我儂」、「汝儂」的合音式。

在揭陽方言中，表「人」義的名詞「儂」讀單字調陽平⁵⁵，作人稱代詞複數後綴的「儂₁」和複數標記「儂₂」（包括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均變讀為低平調²²。如下表所示：

表 5. 「儂」的不同功能及其讀音表

儂	功能	語音形式
	名詞	naŋ ⁵⁵
	人稱代詞複數後綴	naŋ ⁵⁵⁻²²
	複數標記（連類、真性）	naŋ ⁵⁵⁻²²

複數標記「儂₂」並非由名詞「儂」或人稱代詞複數後綴「儂₁」直接演變而來，原因在於：

一方面，詞彙發生語法化的過程，通常是由實至虛或由虛至更虛且伴隨著語音形式的銷蝕。名詞或人稱代詞後綴的「儂」若進一步語法化為複數標記「儂₂」，幾乎沒有可能再擴展為雙音節複數標記形式「伊儂」。而在現實情況中，複數標記「伊儂」與複數標記「儂₂」關係極為緊密，這種緊密的關係體現在：a)連類複數中複數標記可使用「伊儂」或「儂₂」，複數標記的形式對結構語義毫無影響；b)真性複數傾向於選擇「儂₂」作為複數標記，但大部分發音人(77%)認為選擇「伊儂」也可以，且使用「伊儂」或「儂₂」對結構語義毫無影響。

另一方面，假如名詞「儂」或複數後綴「儂₁」直接演變為複數標記「儂₂」，複數標記「儂₂」應早於複數標記「伊儂」。但從相鄰方言的情況來看，複數標記「伊儂」的存在早於複數標記「儂₂」。以下介紹相鄰方言中的情況。

4.3 相鄰方言中的複數標記「伊儂」、「儂」

在同為潮汕閩南語分支方言的潮州話和潮陽話⁸中，複數標記為「伊儂」，可與指人專名（姓名類/親屬類）搭配構成連類複數且「伊」幾乎無法省略；與親屬類普名搭配時可表連類複數或真性複數；較少與其他指人普名（職業名詞、社會稱謂）搭配，如搭配則形成真性複數。例如：

8. 本文潮州話語料由韓山師範學院陳佳璇教授提供，潮陽話語料由上海交通大學博士生肖陽提供，特此致謝！

表 6. 「伊儂」在潮州方言、潮陽方言複數結構中的搭配情況及其複數語義表

潮州 / 潮陽	指人名詞	基礎語義	複數結構	複數語義
	姓名類專名	個體義	張欣伊儂 (張欣他們)	連類複數
	親屬類專名	個體義	二舅伊儂 (二舅他們)	連類複數
	親屬類普名	個體義/ 複數義	阿舅伊儂 (舅舅他們/ 舅舅們)	連類複數/真性複數
	其他普名 (職業名詞/ 社會稱謂)	複數義	工人伊儂 (工人們)	真性複數

以上幾種結構中的複數標記如換為「儂」，潮州發音人表示聽過但不太能接受，潮陽發音人則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即：

表 7. 「儂」在潮州方言、潮陽方言複數結構中的搭配情況及其複數語義表

指人名詞類別 及語義解讀		複數結構		複數語義
		潮州	潮陽	
姓名類專名	個體義	？張欣儂 (張欣他們)	*張欣儂 (張欣他們)	連類複數
親屬稱謂	個體義	？二舅儂 (二舅他們)	*二舅儂 (二舅他們)	連類複數
	個體義/ 複數義	？阿舅儂 (舅舅他們/舅 舅們)	*阿舅儂 (舅舅他們/舅 舅們)	連類複數/真性 複數
其他普名 (職業名 詞/社會 稱謂)	複數義	？工人儂 (工人們)	*工人儂 (工人們)	真性複數

以上內容中存在兩個關於潮州話和潮陽話的重要信息：a)雖存在純表真性複數的結構，但較為少用；b)複數標記用「伊儂」而較少用或無法用「儂₂」。顯然，潮州、潮陽兩地在複數標記的演變上要滯後於揭陽，這兩地的「伊儂」主要用作連類複數標記且省略式「儂₂」還不合法或不太合法，這恰好為我們的推斷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首先，連類複數標記的存在早於真性複數標記，這是演變的第一階段。其次，當「親屬稱謂+伊儂」結構出現兩可分析時，提供了複數結構內部成員由異質重新分析為同質的可能性。再次，「伊儂」的真性複數標記用法逐步擴展至職業名詞和社會稱謂等指人普名之後，構成了僅作為真性複數解讀的複數結構。「伊儂」完成功能上的擴展之後，再逐漸省縮為「儂₂」。

我們將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伊儂」記做「伊儂₁」，連類複數標記「伊儂」記做「伊儂₂」，真性複數標記「伊儂」記做「伊儂₃」，其演變過程如下：

伊+儂	→ 伊儂 ₁	→ 伊儂 ₂	→ 伊儂 ₃
	(第三人稱代詞 複數形式)	(連類複數標記，省略 式為「儂」)	(真性複數標記，省略 式為「儂」)

4.4 小結

本節對複數標記「儂₂」的來源進行了探討，揭陽閩語複數標記「儂₂」的基本情況為：

- a. 複數標記「儂₂」的語義功能與複數標記「伊儂」完全一致。
- b. 從語法化由實至虛的演變方向來看，複數標記「儂₂」應來自「伊儂」的省略，而不是由名詞「儂」或人稱代詞後綴「儂₁」演變為複數標記後，再演化為語音形式更為實在的「伊儂」。
- c. 從潮州和潮陽的情況來看，複數標記「伊儂」從連類複數標記演變為真性複數標記的時間應早於複數標記「伊儂」省略為複數標記「儂₂」的時間。

5. 從連類複數標記到真性複數標記

第3節和第4節中，我們討論了揭陽閩語複數標記「伊儂」與指人名詞搭配用作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的情況以及名詞後複數標記「儂₂」來源於「伊儂」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本節討論「伊儂」的歷史演變問題。5.1節通過跨方言比較的方法確定演變的方向，5.2節討論演變的具體機制。

5.1 演變路徑

「伊儂」在揭陽方言中具有第三人稱複數代詞、連類複數標記、真性複數標記三種功能，由於缺乏與此相關的潮汕閩語歷史文獻，本節打算通過語言類型學結合語法化或語義演變的方法來確定其演變方向。

結合語言類型學進行語法化理論或語義演變理論研究，是近十幾年來歷史句法學界的重要創獲。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種是共時類型學的動態化（the dynamicization of synchronic typology，請參Croft 2003）；一種是利用蘊含共性確定演變方向。由於語言或方言存在演變快慢的差異，在A>B>C這個語法化或語義演變的斜坡中，有的語言或方言已經發展到C的階段，有的方言還處於B的階段，不過基於語法化演變的單向性原則(unidirectionality)，若找不到有A、C兩種功能而沒有B功能的語言或方言，就可以通過單向蘊含關係反推演變路徑。

在第三人稱代詞複數是否具有連類複數標記或者真性複數標記這個問題上，漢語方言有三種可能的共時分佈樣態，列表如下：

表 8. 漢語方言中第三人稱代詞複數用做複數標記的類型*

類型	連類複數標記	真性複數標記	方言點
A	+	+	揭陽閩語
B	+	-	普通話
C	-	+	*
D	-	-	紹興吳語

* 我們在北京大學CCL語料庫中搜索了「工人他們」、「農民他們」、「老師他們」，並無一例表示真性複數，表明普通話屬於類型B。而根據盛益民(2021)，紹興話中第三人稱複數式不能用作連類複數標記或真性複數標記；紹興話的連類複數標記為「拉」，無真性複數標記。

根據這個表格，可得到如下蘊含共性：如果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可以作為真性複數標記，那麼也可以作為連類複數標記。根據利用蘊含共性確定演變方向的思路，則可構擬第三人稱複數的語義演變路徑，即：第三人稱複數>連類複數標記>真性複數標記。

接下來，我們將具體討論兩個演變階段具體的演變機制。

5.2 演變機制與演變動因

5.2.1 從第三人稱複數到連類複數標記

從第三人稱代詞複數發展為連類複數標記，是一種跨語言普遍可見的演變。

Mauri & Sansò (2019)基於80種具有連類複數的語言樣本的分析發現，除了25種語言的連類複數標記的來源無法確定之外，剩下55種語言的連類複數標記主要有六種不同的語義來源，各種來源及語言分佈情況可列表如下：

表 9. Mauri & Sansò (2019)所分析的55種語言中連類複數標記的來源

序號	語義來源	語言數
1	第三人稱代詞複數或複數指示詞*	22
2	第三人稱領屬格	6
3	「群、家」類名稱和全稱量化詞	8
4	並列連詞或伴隨介詞	11
5	空間副詞	5
6	集合標記	3

* 文章通過對跨語言事實的觀察，發現第三人稱代詞複數與指示代詞關係密切。

從表中可以看出，第三人稱代詞複數是連類複數標記最為重要的語義來源。這些語言的真性複數標記則往往與之不同形，說明連類複數標記的確是由第三人稱代詞複數發展而來，且與真性複數標記未必有關。這種演變在克里奧爾語中和南島語中也非常常見，具體請參Michaelis & Haspelmath (2013)、江豪文(2019)。

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形式演變為連類複數標記的情況在漢語方言中也很常見，如普通話的「他們」、廣州粵語的「佢哋」（他們）、台

灣閩南語的「佢」（他們）等，都可以作為連類複數標記用在專名、親屬稱謂等之後構成連類複數，例如：

- (37) 普通話
 tʂaŋ⁵⁵ san⁵⁵ tʰa⁵⁵ mən⁰ tou⁵⁵ tɕhy⁵¹ kʰan⁵¹ tiæn⁵¹ iŋ²¹⁴ lɿ⁰
 張三他們都去看電影了。
- (38) 廣州粵語
 piɹu³⁵ tseɹ³⁵ kʰəy²³ tei³⁵⁻⁰ həy³³ tsoɹ³⁵ hɔ:k² haɹu²² mei²²⁻⁰
 表姐佢哋去咗學校未？（表姐他們去學校了嗎？）
- (39) 台灣閩南語（高雄腔）⁹
 a⁴⁴⁻³³ zin²⁴ in⁴⁴⁻³³ pūā⁴⁴⁻³³ kʰi²¹⁻⁴¹ tai²⁴⁻³³ pak³² aɿ³²
 阿仁個搬去台北了（阿仁他們搬去台北了）

Mauri & Sanò (2019)指出，跨語言來看，第三人稱複數代詞與名詞的組合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結構，一種是名詞包含在第三人稱複數代詞當中的「包含結構」(inclusory construction)，一種是名詞不包含在第三人稱複數代詞當中的「並列結構」，這兩種結構分別代表了連類複數標記的不同演變路徑。由於漢語中的指人名詞與第三人稱複數代詞常常可以組成同位結構（語義解讀同於「包含結構」），為第三人稱代詞複數發展為連類複數標記創造了重要的句法條件。

5.2.2 從連類複數到真性複數

接下來通過揭陽方言的「伊儂」討論從連類複數標記發展為真性複數標記的演變機制。

從第3節中可知，在由表個體義和複數義兩可的親屬稱謂非領屬式及其領屬式構成的複數結構中，複數標記具有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兩種身份。「伊儂」在與這些名詞類別搭配時，獲得了兩種不同的解讀，這些環境是其發生重新分析的重要橋樑環境。

連類複數的語義為「焦點指稱者X+其他與X有關的人」（「X+連類成員」），即：

- A. 一個複數群體中存在一個X；
- B. 一個複數群體中存在一個或一個以上與X有關係但不是X的人；
- C. X是焦點指稱者。

9. 該例句及其音標由江豪文博士提供。

真性複數的語義為「若干個X且X不是焦點指稱者」(「X+X+.....」)，即：

- A. 一個複數群體中存在若干個X；
- B. X不是焦點指稱者。

連類複數與真性複數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X的數量和是否存在焦點指稱者。當X的數量增加，焦點指稱者會隨之消失。假如複數結構中的X的個體義特徵消失，結構成員之間也會由異質轉變為同質。我們以「阿舅伊儂」（親屬類普名+伊儂）為例，比較其作為連類複數與真性複數時語義上的區別。

	連類複數	真性複數
X的數量	1個（阿舅）	多個（阿舅+阿舅+.....）
與X有關係但不是X的人	有	無
焦點指稱者	有	無

「伊儂」後附於指人專名時，僅可用做連類複數標記，這與指人專名的個體義有關。「張欣」、「二舅」、「香港舅」等都是指向唯一個體的。因而「張欣」、「二舅」、「香港舅」等在複數結構之中總是凸顯的，與結構中的其他成員無法形成同質關係。

而親屬類普名不同，「阿舅」等如指向唯一個體，往往是語用型的，即其個體義僅在具體語境中獲得。因此，當具體語境無需凸顯「阿舅」的個體義時，「阿舅」便可以指向多個個體，由「阿舅」構成的複數結構中的成員便可由異質轉向同質。換句話說，「阿舅伊儂」中一旦不存在焦點指稱者，「阿舅伊儂」便不會凸顯某一個「阿舅」，而是指向具有「阿舅」身份特徵的一個集合體。在「阿舅伊儂」這種具有橋梁語境的結構中，「伊儂」逐漸由連類複數標記演變成為真性複數標記。

漢語方言中，由連類複數發展為真性複數的現象較為常見，容筆者專文討論。

6. 結語

本文對類型學上連類複數與真性複數的概念作了梳理，同時總結了兩種複數概念的區別：連類複數具有焦點指稱者，是一種內部成員呈不對等關係的異質集合體；真性複數不存在焦點指稱者，是一種內部成員完全均等的同質集合體。

揭陽閩語中的複數標記「伊儂」，具有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雙重身份。「伊儂」可與指人專名和指人普名搭配構成複數結構。指人專名搭配「伊儂」組成連類複數，表個體義的指人專名成為連類複數中的焦點指稱者，與其連類成員保持著既密切關聯又互不對等的關係；職業名詞或社會稱謂類的指人普名搭配「伊儂」組成真性複數，整個複數集合體不凸顯任何一個成員，此時指人普名代表的是某一個群體，群體中的所有成員地位相等、不分高低。從與揭陽閩語同源的相鄰方言潮州閩語和潮陽閩語的情況來看，潮汕片閩南語中來源於第三人稱代詞複數式的複數標記「伊儂」應是先從連類複數標記演變為真性複數標記後，再逐步省縮為「儂₂」的。在揭陽閩語中，複數標記「伊儂」和「儂₂」都可用作連類複數標記和真性複數標記，但在真性複數中，複數標記傾向於用「儂₂」而非「伊儂」，這大概與「伊儂」在第一階段演變為連類複數標記而不是真性複數標記有關。

Daniel & Moravcsik (2005)的研究表明，真性複數標記與連類複數標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當真性複數標記附著於專名之後時，由於專名的特指性，複數結構中的成員由同質轉為了異質，真性複數標記從而演變成了連類複數標記。本文通過對揭陽閩語複數標記「伊儂」的剖析，發現連類複數標記附著於親屬類指人普名時，由於親屬類指人普名可以有個體義和複數義等語義，使連類複數結構的語義出現了重新分析的契機，即可同時解讀為連類複數和真性複數。當「親屬類指人普名+連類複數標記」的結構中出現表定指的複數量詞「塊/撮」時，結構中的歧義消失，結構成員徹底由異質轉變為同質，連類複數標記亦由此演變成了真性複數標記。

本文旨在梳理揭陽閩語中「伊儂」的演變脈絡，揭示真性複數標記與連類複數標記之間的雙向性演變關係。在人類語言中，前者有演變為後者的可能性，後者也有演變為前者的可能性。此類演變的關鍵與親屬名詞的個體義和複數義有關。連類複數標記發展為真性複數標

記的情況只具有區域特性還是具有跨語言共性，仍有待進一步的考察驗證。




Funding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於歷史層次分析的閩南方言虛詞演變史研究」（22BYY047）的階段性成果，曾在「漢語民族語歷史語法工作坊」（2020年12月，首都師範大學）中報告過。

Acknowledgements

兩位作者與江豪文博士的數次討論以及《語言暨語言學》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諸多富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對本文的完善助益良多，另承蒙洪波、連金發、邢向東、黃燕旋、肖陽等師友惠賜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文章如有疏漏，由作者自負。

References

-  Chierchia, Gennaro. 1998a. Plurality of mass nouns and the notion of “semantic parameter”. In Rothstein, Susan (ed.), *Events and grammar*, 53–103.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  Chierchia, Gennaro. 1998b.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4). 339–405.
-  Corbett, Greville G. 2000. *Nu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niel, Michael & Moravcsik, Edith. 2005. The associative plural. In Haspelmath, Martin & Dryer, Matthew S. & Gil, David & Comrie, Bernard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 (WALS)*, 150–15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Diancheng (黃典誠). 1980. Minyu ren zi de benzi 閩語人字的本字. *Fangyan* 方言 1980(4). 312–313.
- Huang, Ruiling & Sheng, Yimin. 2022. Referential Types of bare nouns and anti-grammaticalization of prefixes: A case study of 阿^{a33} in Chaoshan Southern Min dial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5th Paris Meeting on East Asian Linguistics (JLAO35), Paris, 7–9 July 2022.
- Jiang, Haowen (江豪文). 2019. *A typological study of plural expressions – Associative plurals and inclusory construction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Taiwan* 複數表達的類型學研究——臺灣南島語的連類複數與包含結構.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working paper.)

- Li, Rulong (李如龍). 1999. *Minnan fangyan de daici* 閩南方言的代詞. In Li, Rulong (李如龍) &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s.), *Daici* 代詞, 263–288.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Liu, Danqing (劉丹青) (ed.). 2008. *A handbook for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語法調查研究手冊.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11.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A proposal for a new approach of linguistic typology 語言庫藏類型學構想.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2011(4). 289–303.
- doi Mauri, Caterina & Sansò, Andrea. 2019. Nouns & co. Converging evidence in the analysis of associative plurals.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72(4). 603–626.
- Mei, Tsu-Lin (梅祖麟). 2000. Minnanyu fushu rencheng daici xingcheng heyin de niandai 閩南語複數人稱代詞形成合音的年代. In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 Yue, Anne O. (余靄芹) (eds.),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f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文集, 261–269.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 Michaelis, Susanne Maria & Haspelmath, Martin. 2013. The associative plural. In Michaelis, Susanne Maria & Maurer, Philippe & Haspelmath, Martin & Huber, Magnus (eds.), *The atlas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 structures*, 92–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i Moravcsik, Edith A. 2003. A semantic analysis of associative plurals. *Studies in Language* 27(3). 469–503.
- Pan, Wuyun (潘悟雲)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1995. On nong (儂) 釋儂.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報 23(2). 129–147.
- Payne, Thomes E. 2011.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ternative title: 如何描述形態句法.)
- doi Reina, Javier Caro. 2020. Differential object marking with proper names in Romance languages. In Kempf, Luise & Nübling, Damaris & Schmuck, Mirjam (eds.), *Linguistik der Eigennamen*, 225–258. Berlin: de Gruyter.
- Shao, Huijun (邵慧君). 2004. On nong (儂) and its development 「儂」字稱代演化軌跡探論.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04(1). 46–52.
- Si, Qisheng (施其生). 1999. Shantou fangyan dedaici 汕頭方言的代詞. In Li, Rulong (李如龍) &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s.), *Daici* 代詞, 289–324.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Sheng, Yimin (盛益民). 2019. Singularization of plural personal pronouns and the origin of singular suffix nong (儂) in Chinese dialects: Semantic innov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pronominal system in Southeast Chinese dialects 從複數單數化看漢語方言人稱代詞單數後綴「儂」的來源.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1). 29–51.
- Sheng, Yimin (盛益民). 2021. *Wuyu Shaoxing (Keqiao) fangyan cankao yufa* 吳語紹興(柯橋)方言參考語法.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Xiong, Jiajuan & Huang, Chu-Ren. 2019. Plura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engdu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1(4). 652–684.

- Yang, Yonglgn (楊永龍). 2014. The typological feature and a diachronical comparison study of the plural marker *mu* '們' in Gangou dialect of Qinghai province 青海甘溝話複數標記「們」[mu]的類型特徵及歷史比較. *Lishi Yuyanxue Yanjiu* 歷史語言學研究 8. 239–254.
- Zhang, Min (張敏). 1998. *Renzhi yuyanxue yu Hanyu mingci duanyu* 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 Zhang, Xiaojing (張曉靜) & Chen, Zeping (陳澤平). 2015. Hebei Wuyi fangyan fushubiaoji *men* 河北武邑方言複數標記「們」.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5(2). 153–157.

From associative plural to additive plural: 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plural marker *i nang* of the Jieyang dialect of Min

Abstract

Daniel & Moravcsik (2005) believes that a major reason why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s have the same form as additive plural markers is that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s were developed from additive plural marker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Jieyang dialect of Southern Min (Jieyang Min for short),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s can also develop into additive plural markers, which is another evolutionary path. The plural marker *i nang* derives from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i nang* 'they' in Jieyang Min, which has a dual marker identity. It can be used as an associative marker attached to person-related proper nouns.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n additive marker attached to person-related common nouns. The key to the evolution of *i nang* from an associative marker to an additive marker is that some of the kinship appellations in the {kinship-related common nouns + associative marker} possess dual attributes. Consequently, the associative structure contains an intermediate context that can be analyzed as an additive structure, from which the additive marker identity of *i nang* is obtained. This paper has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lural markers.

Keywords: linguistic typology, Jieyang dialect of Min, *i nang*,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s, additive plural markers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Yimin S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Room 1509 West Main Building of Guanghai Building
 220 Handan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433
 China
 fdshengym@163.com

Co-author information

Ruiling Hua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ruiling2014@163.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5 February 2020
Date accepted: 18 January 2022
Published online: 2 July 2024